

續

通

志

儒林傳

第四冊

續通志

儒林傳

宋八

呂祖謙

蔡元定 沈

陸九齡 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入

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俾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

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體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

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

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按陳騷宋史誤作陳揆今據
四朝聞見錄改正謹加案聲
明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騷

按宋史
誤作陳

揆今據葉紹翁四朝
聞見錄改正謹識

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

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
詞騷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以疾請祠歸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闕洛為
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
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
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
於世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
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
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
義既長辨析益精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
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

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以疾辭。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意。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

獲罪於天。天可逃乎。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

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
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
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
則屬元定起蒙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
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
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
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
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

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
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
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
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

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歿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將薦用之。沈不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九齡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間。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

學益力。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

皆有法。冠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間自佚，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

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

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嘗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初調隆興靖安。

縣主簿。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為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
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
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
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
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
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
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

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
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
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法盜賊或發擒之
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
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
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
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
錢以近邊改為鐵錢禁用銅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

矣。又使之翰邪。盡蠲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又語僚屬及家人。以將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

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馬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金兵之未

至也。季宣為武昌令。時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

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菹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

邊吏復奏淮北民多缺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託

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言曰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倉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庠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

取此然外事無足道。答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
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
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
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嚮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
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
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厯付場務。錙
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
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

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
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
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季宣於詩書春秋
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
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是時永嘉
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
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
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

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拭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秦州。參知政事龔茂良薦於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

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贓罰。而民

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歸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歸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索所著書，退以周禮說十三篇。

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寶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二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妃黃氏有寵，李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嘉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時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

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官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趨引裾后叱之傳良哭於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

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卒於家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博

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士大夫之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

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帝感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

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
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
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
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
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
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
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
為愆尤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
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

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
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
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
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
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帝力言父子
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
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
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
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

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定議得請於太皇太后嘉王即皇帝

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車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奏曰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

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
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
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
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
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
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
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
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
弱之勢而定其論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

難也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
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所謂實政
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
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
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
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
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
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
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

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庶能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

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

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深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連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

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信。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累進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然適自名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云。

按宋史本傳云。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

按宋史本傳論。適于出師之時。不能極力諫止。韓侂胄為非。殊與傳中所載事實自相矛盾。今刪去。謹加案聲明。

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考是時侂胄固寵邀功之意甚堅固非適所能勸阻而適為太學博士時所奏已有機自我發時自我為等語則其志已可槩見史臣之論殊於所載事實自相矛盾今刪謹識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閒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為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

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召為資善堂說書累遷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官僚以微婉受知立朝建明多務祕密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

陳傳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傳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柰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揀。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

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衛青用事。公孫弘為相。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帝佇思慨然。

曰今壯矣可行也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
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
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卿意欲令朕立
規模爾光宗立累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畧曰陛下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
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
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
學又奏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
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

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
旨擯棄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
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
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糶本
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
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
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
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
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

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起知黃州。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

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師異辭。故事。當有

不允詔。幼學言。師曩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曩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為乎。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

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可不伸大義以伐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尋卒。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厯

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續通志

儒林傳

宋九

陳亮

鄭樵

程迥

劉清之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
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攻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
郡守周葵奇之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
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

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畧曰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

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

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藥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

而廢兵以惰人心使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疆土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

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

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與我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微澶淵一戰，則我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厯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我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

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厯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勤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

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南朝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疆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

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紀綱以威海內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疆，括郡

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

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倂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

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雖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

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

矣。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

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咨歎，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

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

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

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
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
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
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
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
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
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
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
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

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
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
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
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
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
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
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
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

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

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大畧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

按名臣言行錄云孝

宗朝垂拱殿成亮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鑿成歲又不報宗史不載謹附識

按名臣言行錄載亮於垂拱殿成進賦又進郊祀慶成賦鑿成歲史傳均未叙及謹加案聲明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載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千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

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誥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

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竒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

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人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脩金正隆官制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侵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殂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

按宋史附有林震傳今移入
忠義傳林冲之傳後此從刪謹
加案聲明

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

少之

按宋史此下有林震附傳震已附林冲之傳後見於忠義此處無庸複載今刪謹識

程迴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内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

興丞盜入縣民齊翁家平素所不快者皆胥絰逮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翁訟不已會獲盜寧國翁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總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

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迴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乎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

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儆天下民饑府檄有懇閉糶及糶與商賈者迴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

乃已縣大水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渡江以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籩以養其姑其子為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迴廉得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迴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

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迴言其事迴走告郡守月給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

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表隱德潛善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貴溪民偽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

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襍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與迴子絢書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改建德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高

按高安宋史誤作萬安今據
名臣言行錄改正謹加案聲
明

安縣丞

按宋史誤作萬安攷名臣言行錄調瑞州高安丞今據改謹識

時江右大侵郡

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
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
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
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
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
振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薦于
朝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
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

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閭閻來清之貽以書曰
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
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
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
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
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
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詰吏部銓得知宜
黃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之孝宗召
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

兼聽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
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
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
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
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有司職守不明
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
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
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
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

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
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
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主簿通判鄂
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
廳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
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
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
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

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
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麩
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
許買引為酒麩謂之麩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
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
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麩引錢四五萬
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
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

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費用有節補置有漸先
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
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
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
酒食貨財為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
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
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
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
勸詞意質直簡而易從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

有以燕諸生相與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為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

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衰羅點皆力薦清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病且革為書以別向渚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周必大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晁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為邵州錄事參軍

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
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使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
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
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訟財見清之豫
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
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
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